



伟 编著

# 水下追捕

海洋出版社

# 水下追捕

李光伟 编著

海洋出版社

1986年·北京

## 内 容 简 介

夏日的一天，东海某滨海城市的港湾里，发生了一桩奇疑的案件——全城闻名的一位美丽的优秀女潜水运动员，在潜水活动时神秘地失踪了。市公安局闻讯后，立即组织公安人员进行侦破，业余侦察爱好者也四处调查，展开了扣人心弦的破案活动。女潜水运动员是怎么失踪的？公安人员在破案中听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？结果如何？读者一看开头，就会紧紧地被故事情节的进展所吸引，迫不及待地读下去；随着故事的展开，读者仿佛进入神秘的海洋，看到各种凶猛的水下动物，知晓闻所未闻的事情。本书知识丰富，文笔流畅，适于中小学老师、学生、海军指战员、海员、渔民和其他广大群众阅读。

责任编辑：齐庆芝

水 下 追 捕

李光伟 编著

---

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(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十 字数：180千字

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5300

---

统一书号：17193·0883 定价：1.70元

## 目 录

权当开头.....	( 1 )
海滨奇案.....	( 2 )
参谋长讲起了鲨鱼.....	( 6 )
鲨鱼泄露了秘密.....	( 12 )
爆炸引来了鲨鱼.....	( 18 )
鲨鱼当了证人.....	( 24 )
侦察新兵的发现.....	( 29 )
鲨鱼的习性.....	( 34 )
虎鲸——饕餮之徒.....	( 41 )
比猛兽更凶残的鱼.....	( 46 )
是什么激怒了鲨鱼？.....	( 55 )
他们分道扬镳了.....	( 61 )
亚洲也发现了吃人鱼.....	( 69 )
鳄鱼可怖吗？.....	( 76 )
人工养鳄大有可为.....	( 85 )
乌贼的恶作剧.....	( 94 )
“地震动物园”.....	( 106 )
致人死命的海蜇.....	( 114 )
海蛇的传说和发电的鱼.....	( 120 )
海蜇的神奇功能.....	( 142 )
惊心动魄的一幕.....	( 155 )

虎鲸吃人吗? .....	( 162 )
分歧并非坏事 .....	( 170 )
潜水员谈鲨鱼 .....	( 176 )
揭开深海奥秘的人们 .....	( 184 )
失踪者的两封信 .....	( 192 )
潜水装具与色彩 .....	( 201 )
鲨鱼有天敌吗? .....	( 210 )
生活处处有科学 .....	( 216 )
鲨鱼给人的启示 .....	( 224 )
防鲨有法 .....	( 239 )
海豚救了她 .....	( 248 )

## 权当开头

几千年来，我们的祖先开发海洋，利用海洋，创造了光辉业绩。

目前，世界许多国家已开始转向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海洋矿产、生物、化学、能源和空间资源的开发。海洋工程被认为是所谓的新产业革命的标志之一。

但是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我国的海洋科技水平和海洋经济能力还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。许多工程技术尚属空白，一些海洋新型产业刚刚建立，某些海洋环境和资源受到破坏。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还很繁重。在海洋开发方面，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挑战。

亲爱的读者，为了迎接这种严重的挑战，您能为开发海洋做哪些贡献？您愿为开发海洋做哪些贡献？假若您有开发海洋的抱负，想初步了解一下海洋的话，这里向您介绍发生在我东海水下的一个奇特案件。它既惊心动魄，又充满曲折有趣的故事。相信通过对这个案件全过程的了解，定会激发您去进一步了解海洋和探索海洋的秘密。

## 海滨奇案

1983年盛夏，东海某海滨城市的港湾里，发生了一桩奇异的案件——全城闻名的优秀女潜水运动员田小琳，在作潜水活动时神秘地失踪了。

市公安局闻讯后，突击侦察了两天，毫无结果。今天是第三天了。一向以稳健著称的老侦察员欧阳力明，在这个神秘的案件面前也显得失于冷静。他在刘副局长主持的分析案情会议上，坐立不安，不时地背手低头来回踱步，好象对青年侦察员伍天成的分析一点也听不进去。

然而，伍天成却充满自信。他望着微笑着注视他的刘副局长，有条不紊、有根有据地述说着自己对案情的看法。

“我再重复一遍。两天来的侦察，使我更坚定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：田小琳失踪，与她以前的男朋友刘鹏达有关！”伍天成耿耿背朝他不停踱步的瘦骨嶙峋的著名侦察能手欧阳力明，又转向刘副局长，自信地陈述起来：“8月10日中午，田小琳在马头礁作潜水运动时，她现在的男朋友张熙看见她从前的男朋友刘鹏达，也穿着潜水服出现在‘青海湖’号货船上。当时，‘青海湖’号货船已经卸完货，锚泊在码头外边，离田小琳潜水的地方大约500米。张熙看见刘鹏达从‘青海湖’号货船上潜入水中，大约10分钟以后，刘鹏达才又在‘青海湖’号上出现。据张熙说，就在刘鹏达潜水的同时，田小琳恰在水下。而刘鹏达出水后，张熙却再没有看见田小琳

从水里出来。……”

“等一等。当时张熙在哪里？”刘副局长突然打断伍天成的话，插问道：“他俩相距多远？”

“据张熙自己说，他游累了，有些困乏，便上了岸，坐在马头礁的岩石上晒太阳。”青年侦察员伍天成说话流畅如水，继续说：“据张熙说，田小琳这时想露一手给他看，便背上氧气瓶，戴上脚蹼和面罩，想潜入水底捞个海参上来，回家亲手炒一盘海参肉片招待张熙。当田小琳下潜后，张熙望着平静的水面感到寂寞时，无意中抬头看见了‘青海湖’号上的刘鹏达，并亲眼看见他从船上潜入水中。我刚才说了，田小琳距‘青海湖’号货船大约500米，张熙距‘青海湖’号也有500米。……”

“相距这么远，刘鹏达又穿着潜水服，张熙怎么能准确认定就是刘鹏达呢？”刘副局长疑问地注视着伍天成。

“经过了解，那天刘鹏达确实被船舶研究所指派到码头，潜水检查‘青海湖’号水下部分。这里有询问刘鹏达的笔录和船舶研究所的证实材料。”

刘副局长接过伍天成递过去的材料，迅速地翻了翻，眼盯着材料问道：“当时还有别的船只在‘青海湖’号附近吗？”

“有。”伍天成又递上一份材料：“是‘海洋1’号海洋生物考察船。它距‘青海湖’号只有50多米。他们也证实有个潜水员在那个时间出现在‘青海湖’号上，并看见他潜水了。经辨认照片，我们确定正是刘鹏达本人。”

“还有别的船只在附近吗？”

“有海军的两艘导弹快艇，锚泊在‘青海湖’号左侧800米处，也有同样的证实。”伍天成回答。



“这么说，刘鹏达是唯一的可疑对象了？”刘副局长直盯着伍天成要他回答。

“不过，海军的同志认为，张熙也不止一次地下水。”

“是在田小琳潜水的时候吗？”

“说法不一。有的说是，有的说不是。其实，这是难以准确记忆的。”

“那么，田小琳现在的男朋友张熙有可疑之处吗？”

“最近，他和田小琳争吵过，其中有一次争吵竟一个星期没说话。”

“因为什么？”

“还没搞清楚。只知道张熙很气愤，曾当着他一个男同学说，他将要对田小琳采取行动。”

“这就复杂了。而且是必须搞清楚的。”刘副局长说到这里，停顿了一下，瞅瞅一直沉默踱步的老侦察员欧阳力明：

“力明同志，你倾向怀疑刘鹏达呢，还是怀疑张熙？”

欧阳力明侧转瘦骨嶙峋的身躯，看看年轻的伙伴伍天成，露出古怪的笑容。停了好一会儿，才回答刘副局长说：

“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找到令我自己信服的怀疑对象。”说着，又神秘地看了伍天成一眼。

当然，他的眼神和情绪，没有逃出刘副局长的眼睛。这位领导已经敏锐地觉察出这两位新老侦察员之间，对案情的性质存在着尖锐的分歧。这是破案中经常发生的事情。一个明断的领导是喜欢发生这种分歧的，因为这种分歧对破案毫无坏处。他问欧阳力明：

“刘鹏达不该怀疑吗？”

“起码也是怀疑的理由不充分。难道就因为他曾经出现在‘青海湖’号上吗？”

“可是，在田小琳潜水时，刘鹏达曾潜入水下十来分钟。”

“对。刚才天成同志说了。可是，刘鹏达距田小琳潜水的地方有500米。不妨设想，刘鹏达要杀害田小琳，他看见500米处的田小琳潜入水中以后，也从‘青海湖’号上潜入水中，游到500米处不经搏斗就杀死田小琳，然后又潜游回‘青海湖’号停泊处。请计算一下，来回1000米，十分钟办得到吗？”欧阳力明说到这里，又看看坐着静听的伍天成，见他露出不服气的神色，便又补充了一句：“集中了20名潜水员，已经在出事地点打捞两天了，除了找到一只田小琳用的橡皮脚蹼外，一无所获，尸体呢？就算是刘鹏达杀死了田小琳，他在水下是无法藏匿尸体的。”

伍天成很不自在地站了起来，毫不退让地盯着老侦察员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个海底奇案是个不揭之谜了？”

“反正是一起全新的案子。没揭开以前还是个谜。我甚至认为，当揭开的时候，也很可能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！”  
欧阳力明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，竟提高了声音。

伍天成立刻追问：“你说这是个全新的案件，根据是什么？”

欧阳力明摊开双手：“我现在还无法说出根据，因为我还没有找着根据。”

伍天成嗤的一声笑了：“侦破是一门科学。蒙上神秘的色彩就变成不可知的了，那，只好去求助于上帝喽！”

显然，这话刺伤了老侦察员的自尊心，欧阳力明的锐利

目光，朝伍天成闪射了一下，勉强地抑制着感情平和地说：

“人们对事物的认识，往往有这样的情况：愿望代替实际，情绪淹没理智。无论谁，一旦陷入成见的泥潭，必将走进偏见的死胡同。我觉得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停止争论。”刘副局长跨在两位侦察员之间，做了个篮球裁判常用的“暂停”姿式：“事实没有两样，真理只有一个。我喜欢争论。这有益于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。刚才你们俩的不同意见，倒启发我做出新的决定：从明天起，你们俩分开，并各为你们配一名副手，分两个组侦破。这样做，能避免我们在侦察方向上一错到底，也有利于活跃侦察思想，加快破案的速度。你们完全可以按自己的判断确定侦破方向。刚从公安干校毕业的曲苑同志，跟力明同志为甲组；上次侦破鲟鱼岛凶杀案立功的贝颐臣同志，跟伍天成同志搭伴为乙组。甲乙组可以有分有合，由你们商定。但一定要注意科学侦破方法。现在是八十年代，罪犯的作案手段与过去大不相同了，希望你们广开思路，扩大视野，开辟新的破案途径。”

## 参谋长讲起了鲨鱼

一场阵雨过后，闷热的空气为之一扫。覆盖城市的苍穹碧澄如洗，抱城而涌的东海波光粼粼。

年迈的老侦察员，坐在码头的石阶上望着远方出神。这两天，马头礁打捞尸体的工作仍在继续，结果仍象深处的海水，无声无息。

欧阳力明并没有坐等打捞的消息，也没有象乙组那样忙于在田小琳——张熙——刘鹏达这条爱情线索上寻找蛛丝马迹。他跟助手曲苑就案情的性质辩论了一整天以后，建议暂时分开几个小时，让他独自思考一会儿。现在，他独自坐在马头礁上凝思。波光潋滟的海水，在阳光下不断变换着颜色。反射的光点，不断在欧阳力明的身上和脸上晃动。只见他盯着微波起伏的海面，象雕塑象似的一动不动。好象他透过时而碧绿时而湛蓝的海水，看到了大海深处正发生着一场神秘的凶杀。作案的凶手不止一个，各种可憎的面目无法看得真切，他们忽然偷袭到正在潜水的田小琳身边，不容她躲避，就群起而攻之，一瞬间，就把她杀害了，迅速拖往大海深处……。

“噢？该不是海洋中的什么动物把她吞噬了吧？”

干瘦的欧阳力明倏地站起，瞅着眼前的海水，现出异样的神情。他又一次想起了张熙的话。张熙曾说，田小琳之死很可能是一起全新的案件，一起闻所未闻的从未经历过的案件。当时，就这一点，四名侦察员的意见是尖锐对立的。伍天成认为张熙是故布疑阵，目的想为自己犯罪开脱。曲苑倾向这一看法。她甚至认为张熙是主要嫌疑犯，他的作案动机可以从他跟田小琳发生争吵的原因上去寻找。就是说，弄清了他俩最近为什么发生争吵，就弄清了张熙的作案动机。贝颐臣有自己的见解，他既不肯定伍天成和曲苑的观点正确与否，也不否定张熙的观点。欧阳力明态度明朗，他认为，张熙的话是从科学角度考虑问题的，是有独立见解的。没办法，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分歧，如果事事一致，也就不成其为世界了。

欧阳力明离开了马头礁，脚步急促地向曲苑家走去。他

打算把自己的新想法，告诉这位新上任的女侦察员，不妨讨论一下，从全新的角度侦破此案，如果两人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话。

欧阳力明初次来曲苑家。很不巧，她不在。接待他的是曲苑的父母。

曲苑的父亲原是海军某驱逐舰的舰长，现在是基地的参谋长，今天休假在家。见到穿着警服的欧阳力明到来，极为热情地伸出双手惊呼起来：“不用介绍，这一定是功勋侦察员欧阳力明同志！”

欧阳力明吃惊地挑了一下浓黑的眉毛。

参谋长亲切地笑道：“我女儿小苑向我多次讲过你。她说一走上工作岗位，就遇见你这样一位干练的老师，把她高兴得这些天直唱歌……。”说着响快地笑了起来。

欧阳力明从对方说话的响快劲儿，看到了曲苑性格的遗传基因。

“海军的生活一定比我们公安工作有意思吧？”

两人坐下后，很快便从船舰议论起大海来了。

曲苑母亲是位医务工作者，今天休白班。她给客人端来茶和水果，歉意地说：“曲苑被一位中学时候的女友找去了，真不巧。要不要我去找她回来？你找她一定有急事，我猜想。”

欧阳力明摆摆手。“没急事。我只是有个新的想法找她商量商量。”他说。忽然，他转向曲苑父亲，问道：“你在舰艇上工作多年，跟海洋打过多年交道，一定知道海洋里有什么动物吃人吧？”

曲参谋长见欧阳力明用专注的目光直视着他。就把削好

皮的一个甜瓜递过去，兴奋地说：“海洋里危害人生命的动物不止一种，鲨鱼就吃人嘛！”

“你说的是咬人吧？我指的是吃人，把人吃掉！”欧阳力明见对方笑了，便解释说：“我说的咬人，是咬一口，或者咬一块肉——这在陆上动物也是有的。而我说的吃人，就是把整个人吞下去，或者是撕咬成一块一块地吃掉。鱼，不可能把整个人吃掉吧？有那么大的鱼吗？鱼的牙齿不可能象狮狼虎豹那样尖利有力，人的骨头是那么坚硬。你说呢？”

“不对。鲨鱼是既咬人又吃人。”曲苑父亲不容反驳地说：“我在舰艇上听说过许许多多关于鲨鱼袭击人的故事。部队对水兵们也经常进行防鲨教育。鲨鱼是吃人的。真的吃人，你别吃惊，它还是我们海军战士的一个大敌呢？”

这位军人见面前的老侦察员把身子侧向他，神情专注地听他讲，便认真起来。“关于鲨鱼的凶残和它的劣迹，在舰艇上千过五年以上的老水兵，都能给你讲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，或者给你讲一段传闻。”曲参谋长说着，从放在茶几上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专注听讲的公安侦察员。欧阳力明摆摆手，示意不吸烟。主人自己点着吸了一口，喷出浓浓的一团烟云，烟雾在他眼前升腾。他追忆般地说道：“鲨鱼的凶残程度，跟陆地上的狮子和狼不相上下，所以西方的水兵，把鲨鱼称作魔鬼和死神。你也许还记得1974年1月发生在我国南海的西沙之战吧？……”

“当然，那是一次闻名中外的海战，南越西贡的海军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。”欧阳力明急于知道鲨鱼的事，怕对方扯到别的方面去，便赶忙补充说：“当时我被关在‘牛棚’里，是从广播和报纸上知道这次海战消息的。怎么，这次海

战，跟鲨鱼还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这次海战是发生在1974年1月19日清晨。南越集中了3艘驱逐舰和1艘护卫舰，向我两艘扫雷舰和两艘猎潜艇进攻。敌舰在吨位上，大于我们许多倍，它一艘驱逐舰就等于我们4艘舰艇吨位的总和。敌人仗着装备上的优势，侵犯我永乐岛的琛航、广金两岛。我南海舰队首次与南越阮文绍集团的海军作战。我军参加作战的同志打得英勇顽强，一举收复了甘泉、珊瑚、金银三岛。”曲参谋长说到这，不由得兴奋起来，频频吸了几口烟，直冲着欧阳力明提高了声音说：

“战斗中，我们击沉了阮文绍集团的‘怒涛’号护卫舰，当这艘护卫舰下沉时，舰上那些活着的和受伤的南越水兵，为了逃命，纷纷跳下大海。我们的战士发现了，本着人道主义精神，正要上前搭救。就在这时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窜来一群大鲨鱼，就象穷凶极恶的饿狼一般，朝着落水的南越士兵拼命撕咬，其数量之多，动作之快，吞噬之凶狠，不是亲临其境的人所无法想象的。转眼间，落水的几十名南越士兵便无影无踪了。这些为阮文绍集团卖命的人，最后落得个葬身鱼腹的下场！”

曲参谋长见欧阳力明听得入迷，便提醒说：“吃瓜吃瓜。”

欧阳力明这才注意到手里的甜瓜还一口没动呢。他把削好的瓜举起来看了看，然后放到茶几上的盘子里，兴趣很浓地说：“这瓜我吃。我还想听你讲有关鲨鱼的故事，真惊险！”

曲参谋长笑着摇摇头：“我可不是故事篓子，更不是海洋生物专家，哪有什么故事讲给你听？好了，今天咱们不说





这些海呀鱼呀的。你初次来我家，是稀客，也是贵客，正赶上我休假，咱们就喝几杯！”说完，他朝屋里喊一声老伴，叫她马上给弄几个下酒菜来。

欧阳力明有严重的胃病，不敢喝酒。但他从刚才的交谈中，已经了解这位军人的爽快性格了。这种性格的人喜欢开朗大度的人，而不喜欢忸怩和犹断。如果推辞，不仅煞风景，而且也会使他不悦。尊敬不如从命，欧阳力明强作高兴地拍了下巴掌，乐呵呵地喊道：

“好，就在你这喝酒。不过，有个条件……”

“噢？在我家里喝酒还讲条件？”

“再给我讲几个关于鲨鱼的故事。准备酒菜得花费一些时间，没端上来之前还得唠嗑呀，不然不就冷场了嘛，啊？”

两人同时笑了起来。

“你是个机敏而有心计的人哪！”曲参谋长用手指点划着欧阳力明，高声笑道：“我看出来了。你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人。好，我再讲几个。”

## 鲨鱼泄露了秘密

下面这个令人震惊的故事，就是有着多年海上生活的曲参谋长讲的——

自我到舰艇工作以来，教员在讲防鲨知识的时候，总给讲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鲨鱼袭击人的各种事例。其中大部分是与我们海军有关的。其目的是要战士们注意防鲨，免遭无谓的损失。有些很有趣的事例，我们在闲聊中都当做故事讲。